



明文在卷二十目錄

演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明文在卷二十目錄



明文在卷二十目錄

演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常熟 薛熙 纂
錢唐 陸次雲 訂

演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宋 濂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圖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為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劔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鷂巢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柏在岡蒿艾為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玉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

明文在卷二十

一

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畊干木辭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鳧頸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肥蠟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颺興豐澤劍飛來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脗契精神合并桑陰不徒而大功立戎衣

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戕形龐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

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資地而成恆麗形於名岳向陽而集唯藉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惜鬯靈於朽壤九苞彩鳳

笑嚇鼠之烏鳶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譬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柝一停摩牛卽付中夷旣涸鱗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唯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粥而暗投曷若藏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纔升於上玄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後土則魍魅潛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遙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殷商久早有備而無虞鄭國屢災知警而弗復是以陽德載乎氣化玄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敝帚重若千金何權度之遽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徇禮者可化於百王

明矣在卷二十

二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俳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効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緘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厲

蓋聞翔蠅飽偃溷之腴如甘芳餌艾豨處汙巖之窟若寢文茵綠局氣而不變乃反物而獨稱是以錮於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妍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而同人挾智自私者恆患賢之壓已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之泮難媿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啟聖龍圖出河生爻卦之參錯見陰陽之盪摩弘參元化不叶大和是以楛於讖緯者誣締繡於輕縞銖於術數者量瀛

海以玄蠡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蟒西戎羊角土種之而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擲埴以索塗咸履築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此而修明

蓋聞有感斯應無聞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圖是以尺薪不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寒庖廚

蓋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撥其所當是以文繡雖華犬冒之而棄去毛嬙雖美魚見之而深藏

蓋聞正色在庭固資於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

明文在卷二十

三

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鷄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享若反是道將毀於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爲遂雲夢之竹不足以爲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爲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解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舅犯之舉子羔西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既爽中和則流隱匪是以由首之山曾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遂欲如染錫飴之鼎澁於從善如蹈刀鋸之奔是以善妬者弗服秦寶之木善淫者不厭太倉之令

蓋聞玄黃載析品象攸凝兆人文以宣其用爰粒食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翠嬀而錄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畊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尙叶二儀之綱緼含三辰之融益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回斯力乃衍是以魚升龍門難於拾級車行太行難於薄險

蓋聞是非易軌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女雖艷反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橐籥順虛而鼓動關鍵乘時而啟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而怨夫哭物化有定春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詘或弗信是以道不濟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

蓋聞形采未彰者竟忘其窳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以鬻飾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歛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帶恆而物變終背易而由艱是以寒者不貪雙璧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馭是以帝堯卽政景

星出翼成湯臨寓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彝制變鹿豕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鼈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警有緯

蓋聞民旣大安則樂世如砥策能戡亂則目牛無全是以勺酒鬱搖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孚如驗千里之違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實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發海棗之疑

蓋聞葆熙石竇任運陵局左闔右開以攬二儀之秘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廢安於否泰動靜係乎屯亨是以虞舜大聖

猶禮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成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賢是以庶績用乂靈貺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仆自賢而愚人者身必

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冲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崇庠別方鴻瑣殊氣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蝦蟇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鶴之志

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以奉中黃是以下綏定於黎庶上燮和於陰陽故冲默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覃乎無疆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革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驗其醇窳觀人者在察其衰良是以烏喙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險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

蓋聞昭懸景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慝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藏祥飈鼓籟玄雲掩旆

蓋聞淡顏鈍舌不合於汗世鱉指癡步取憎於流俗寧采綠於澗

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玄妙非氣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彙

明文在卷二十一目錄

詔制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免租稅詔

開科舉詔

封諸王詔

封安南國王詔

封占城國王詔

封高麗國王詔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諭安南國詔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封靖西王制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明文在卷三十目錄

張洽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初謚文隱改

謚文毅制

歸有光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宋濂

王禕

蘇伯衡

蘇伯衡

常熟薛熙纂
遂安方象瑛訂

詔制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沸土宇分發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

明文在卷二十一

一

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常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免租稅詔

王禕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於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尙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煩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

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爲先所在有司其尙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開科舉詔

王禕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諸王詔

王禕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眾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棧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棟爲燕王第五子榘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眾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

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尙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昭示威使聞知

封安南國王詔

王禕

朕躬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燿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燿已逝今世子日聚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聚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尙永守於藩方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王禕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翼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尙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

明史在卷二十一

三

爾尙慎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令名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封高麗國王詔

王禕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夔朝鮮之遺壤克遵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卽表辭之來上有嘉方物良切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眞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王禕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備未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眾居於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

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質宗哲孫嘉趙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開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詔

宋 濂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開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烿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烿爲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烿爲盜所逼悉自翦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娶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裔爾其無悔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 禕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勳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膺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卽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

明文在卷二十一

四

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欒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盡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旣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眞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歎嗚呼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尙服節終之命寵靈弗替旃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朕惟寶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爲績旣懋其報宜豐其位某曩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

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歷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智同馬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尙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王禕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韜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壇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智同曲逆舍歸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束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輪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

明史在卷二十一

五

功則有非常之賞旣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効可授大都府副使


張治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初諡文隱改

諡文毅制

歸有光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承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開於娼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考論其世以爾詞尙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概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

是用諡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尙克享此



明文在卷二十一

六

明文在卷二十二目錄

誥 祝冊諭祭文

皇外考妣追封誥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楊暉除中書左丞誥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魏觀除太常卿誥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文除侍儀使誥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明文在卷二十三目錄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誥

李思齊遙授江西行省左丞誥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古帝王陵墓祝文

高麗國山川祝文

懿祖謚冊文

懿祖妣謚冊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封

太夫人郜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宋濂

王禕

王禕

王禕

王禕

陶安

宋濂

宋濂

宋濂

蘇伯衡

蘇伯衡

宋濂

王禕

蘇伯衡

蘇伯衡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歸有光

明文卷三目錄

二

蒲察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歸有光

常熟薛熙纂
柘城李芳廣訂

誥 祝冊論祭文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禕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為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稽於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為齊王皇外妣為齊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推幽靈歆茲郵典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王禕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殉國而沒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哉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滁和奮跡行伍乃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唐收青陽

明文在卷二十二

石埭襲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寇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書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阻其身於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報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於上公以示飾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歆承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王禕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珍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為乃奮於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於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於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於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楊暉除中書左丞誥

王禕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為之佐贊政本而弘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暉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即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踐敷眾職政業昭著及居中臺紀綱大振屢參省政勳績尤多今四海混一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為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瞭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尚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可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王禕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弘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敷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屢參省政克膺

明文在卷二十一

二

方面之託乃入為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陝右之地初入職方輒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資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尚益宣材力務展猷為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成勛績以副朕懷可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王禕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貳巖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納為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王禕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徭役職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

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茲選具官枕琪處事詳練敷歷爲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佐大農遂貳戶曹涖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尙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可

安統除兵部尙書誥

宋 濂

兵部司馬之職尙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智不足以奉揚威武毗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粵自早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尙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於戲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尙思自勉服我訓辭

魏觀除太常卿誥

王 禕

明文在卷二十二

三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某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命爾長於太常爾尙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於神明焉可

高安除給事中誥

王 禕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駁之間制不沿於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姿閭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臣爾生於名門蚤踐華要以闕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閒疏戚酌於眾論俾列邇聯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可

王文除侍儀使誥

王 禕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等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

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者乃父嘗持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憫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茲用進職列於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王禕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技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以精其古所謂顯門名家者歟茲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據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可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陶安

朕聞洙泗集羣聖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爲博古通今之士者年碩望

明史卷一百一十二

四

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踰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聞基以來歲每徵聘菱菱束帛爲矜式於國中青靑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形閣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宜令朱升準此

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宋濂

陝西在古爲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眾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具官班某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略朕嘗歷試其爲人設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

資實超十階豈不以爾韞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尙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再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詰

宋濂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宣布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爲雄藩所轄州郡不啻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邇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爲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勳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敷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躋政府於戲陳紀立經爾尙膺蕃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諸毋替朕命

李思齊遙授江西行省左丞詰

宋濂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眾來

明史在卷二十一

五

歸者朕每嘉焉爾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率其士馬之眾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視彼暗於事幾殘兵以還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爾尙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爾其懋哉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詰

蘇伯衡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勳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卽扶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擢彼南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戎旃再典獎命荐膺綽有休聲既克副於望實誕加峻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詰

蘇伯衡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膺茲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窳鞬而

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儋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古帝王陵墓祝文

宋 濂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於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爲樞翳祭祀遂致廢而弗稱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尙享

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 禕

高麗爲國奠於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又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爲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

明文在卷二十三

六

使敬將牲幣往修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懿祖謚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於古進諡在今伏惟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奔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恆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啟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

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闡之積累嚴修禋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壹儀雍穆儉邁泮濯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恆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禕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郝氏文

歸有光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荐被伉儷借榮考其積累之原實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竈祭以其牢尙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歸有光

明文在卷二十二

七

維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効賢勞自頃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閩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尙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歸有光

維爾初由俊适荐服仕官遺惠愛於桐鄉肅紀法於柏府超陞大僕尋陟中丞屬驕橫之匪茹迺朔方之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閩之命亟上養疴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實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靈其享之

明文在卷二十一

明文在卷二十三目錄
策問

國學公試策題七首
策問十三首

蘇伯衡
歸有光

明文在卷二十三目錄

一

策問十三首

國學公試策題七首

蘇伯衡
歸有光

明文在卷二十三目錄

明文在卷二十三

常熟薛熙纂
錢唐馮從訂

策問

國學公試策題七首

蘇伯衡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為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為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

明文在卷二十三

一

常相資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策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於上

問義和之典歷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卑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衰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

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
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
威福下移之誘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
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
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旣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
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
可歟請爲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導
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
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
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
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
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之學校果三代
之學校歟夫何佻健城闕則其習至於今而尙存成材就實則其

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疏歟
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闕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
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
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
京師二子遊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
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修舉缺陋使
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
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
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
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
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爲之禁
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能無脔削之病而操
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肯本而趨末者益眾品調消息之使農

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於古訓於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撥拾其燬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為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有自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

歟幸推明其故

策問十三首

明文在卷二十三

三

歸有光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即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於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園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傳之篇莫不在於蚤論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即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為盡論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為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度不啻富矣

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
念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
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
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
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
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
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
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
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
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
之金鑄幣贖人之無檀賣子者禹以厯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檀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
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

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
湯之世能念人之無檀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
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飢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
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
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
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
而可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
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秦皇九
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
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
問淮南子所稱多僞倂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韋冉相容成
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
尙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

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於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於後世往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於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

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鷺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良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

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即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闕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當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

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沈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於科目夫志於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於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於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自待者於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問兵眾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

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於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入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尙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

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箭選淮南之敘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眾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明文在卷二十四目錄

檄 露布

諭屬檄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討賊檄

閩廣平賊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擬盪平羣盜露布

羅倫

陸可教

黎遂球

于慎行

高啟

王鏊

明文在卷三目錄

一

常熟 薛 熙 纂
黃岡 宋 敏求 訂

檄 露布

諭屬檄

羅 倫

聖主治天下惟守令是重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於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舖歛歛鼓篋篋序序見貪墨賊

明文在卷二十四

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足翱翔古人而犬彘若輩及一旦縮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為勢利之薰炙妻子之從史淫明比友之浸潤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秩以買田則連阡陌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斯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代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乃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與為祖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

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屬者尙鑒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處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眾則庶幾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俱國有明憲子罔攸貸其毋悔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敦

告各土司爾等皆僭爵剖符世世爲朝廷臣子受卵翼之恩至厚也莽賊諄驚憑恃深阻鳴張螳怒以逆我軍吏彼實違天背化甘自棄絕於覆載照臨之外爾等苟懷忠義之性者未有不嘖目切齒願得而甘心焉顧聞一二愚闇不識逆順利害反敢教猱升木爲虎附翼潛以我內地虛實輸之爲彼向導此亡他故賊陷爾以貨又怵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秩能世世富貴爾哉彼徒以聲勢恐惕實不能爲若害卽或攻剽亦孰與王師天誅如雷轟電徹無不糜爛者乎捐爵秩以博貨賄且畏死而就必死此之爲算可不謂愚且莽賊之狡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

明文在卷二十四

二

者恃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爲若主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疆宇滅而宗廟虜爾子女若屬其奈何非天子赫然震怒莽賊之不虔追罪往時偷安諸臣而督責於今之任者我鎮臣奉將天伐誓不與此賊俱生矣頃者老姚關之捷罕處景宗才之就擒賊已褫魄剪滅滌蕩近在朝夕正若屬奮身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期各要束部落與我同仇其一二愚昧爲所脇誘者已往不問咸與維新有能慕義效忠僇力赴敵或助兵以隸行間或助餉以奉戰士爲我偵候得其聲息爲我反間攜其黨與爲我挾刃刺之帳中爲我遮截遏之關外爲我犄角擊其侵軼爲我設伏絕其歸路我鎮臣尙分別功狀上於天子加封進秩賜金賚幣以酬爾勞有如蓄奸懷貳怙惡不悛輸款莽齒比周觀望陰爲向導窺伺者我鎮臣奉簡書得便宜從事且移兵先誅之然後奉報天子滅爾封土殲爾族類俾無遺育必不爾赦

討賊檄

黎遂球

蓋聞復仇者忠孝之良心討賊者春秋之大義我大行皇帝憂勤惕厲節儉端莊卽位以來無不以宗廟社稷爲心從未有縱欲荒淫之事蠢茲逆賊惡乃滔天聚烏合之徒爲獸羣之逐無日而不拆人之骨啗人之肝擄人之妻屠人之父其毒虐則凶甚豺狼其瀆亂乃慘昏魑魅而我國家相承政令惟在除害保民故頻年措餉徵兵務期剿滅乃致我江嶺各省膏脂頓竭死亡載道凡所蔓害皆繇斯賊賊乃狙狎變詐指徵輸爲暴虐欺愚民使信從不思因賊乃設兵因兵乃急餉民之不安惟賊之故矧賊旣非有點金之法厥眾不能爲無米之炊聽其給欺終遭殺掠方將申明大義滅之而後朝食何意藩封半蹂烽火纔傳奸豎潛通北都失陷大行皇帝暨大行皇后英烈仁孝大憲中節率同忠義諸臣正位正終共殉社稷蓋將上以激訴祖宗百神下以鼓舞文武臣庶使知忿勇滅賊嗚呼痛哉昔晏嬰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本此以戰何賊不克賊乃不自畏悔妄意僭竊從來書詐魚腹何異夢幻鹿

蕉况以腥穢之徒相爲繡驅之笑行見天地震驚雷霆迅擊而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定鼎實有大功卜祚自宜過歷成祖列宗深仁厚澤法度端嚴植立滋灌我臣民衣食廬舍詩書禮樂何者非歷朝之賜普天之下誰肯背恩忘仇昧心從逆幸南都之鞏固有中興之聖君正宜聯合羣情痛切激發今以事勢言之賊積年勞苦遽獲必驚驕固立亡怯更易擊我守則據天塹之險戰則乘人怒之同六月興周宣之師此其時矣一旅皆夏后之眾豈無人焉富者以財貧者以身謀者竭智勇者効力而兩粵有火器之利一兵可敵萬賊士司之卒徒既可當重甲以此入援北伐卽宜靖掃中原俘逆賊以報吾君此所以同李西平之奇功當不煩段太尉之笏擊也且賊惟習騎兵以度嶺道則阻我兼資舟楫以保江南必固何煩觀望待決避趨倘或背公自逞禍速滅門毋尚徘徊不前吉占拯馬嗚呼魯史嚴誅亂之例尙於盜不書名衛文有秉心之化豈可人而無禮勉報祖先之德且亦功名之會曷哉痛檄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具官臣某等謹上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爲之治亦多不戰之威伏惟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乘祖宗之統陰舒陽慘不言而四時行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譯來王玉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有窮海之邦藁爾起潢池之盜妖賊曾一本等嘯聚凶徒首萌亂略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冥池散作旬始之妖孛於南陸始而倡舉網張颿之侶沐魚鳥之波濤既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鼠之城社逮梟風之殄瘁猶蠱尾之連脰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邊境荒陬絕島人鏤擁劍之鱗白晝大都魚灑吞航之浪遂使煙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奔桃枝之簞損天地和平之氣傷朝廷玄默之風旣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是以臣等仰承聖武祗奉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旛紅旆飛蓋海之樓船犀角熊旗誓登壇之將士

明文在卷二十四

四

未鼓而人心激厲雷霆震瘴雨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灑炎風之地總督閩廣某官臣某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間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劔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巡撫福建某官臣某總長弼勁弩之兵揚旆於泉漳境上巡撫廣東某官臣某率鶴膝鮫函之士陳兵於潮惠城邊軍聲大振於前茅從天而下賊勢應摧於破竹無穴可藏孰知遊釜之魚尙學處堂之燕罪已深於擢髮勢何靳於燎毛至某月某日舳艫並進草木皆兵貔貅沸萬井之煙介冑增一鼓之氣初戰於某島已寒豺虎之心再遇於某州遂折螳螂之臂孰累碁而不墜且留早暮之餘生方壓卵以如山寧許須臾之勿死至某月某日師盡陳於水上賊已入於殼中投鞭而滄海成田鳴鏑而馮夷罷舞旁張兩翼此雲合而星馳連發七擒彼土崩而瓦解潤剛鋏者魚貫而披翻染鋒刃者川流於滌沆雙輪勢迫羣凶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縛轅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如雨之師卽當剖狡獪之狼心

且快三軍之怒獻突梯之首鼠各陳一體之功妖氛既已澄清疆
圍當時平定日無私照南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比戶晏而不閉
華夷震疊朝野譁呼此皆皇穹默佑潛消芥蒂之憂聖武照臨預
定廟堂之算不然如霆一舉勢無駐於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於
拉朽帝之德也永夔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願無疆之祚其曾一
本等已就俘獲者凡若干人其脅從概與罔治凡獲甲兵器械舟
輿頭畜諸項又若干云云謹差官露布以聞

擬唐平蜀露布

高 啟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
海爲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爲五服故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
之尊車服出於堯廷篚筐歸於禹貢柔遠能邇舞干羽開未格之
心取亂侮亡鳴鐘鼓討不恭之罪蓋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
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
制圖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紹十

明史在卷二十四

五

二世之洪基啟億萬年之昌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祖業
之維艱凜乎若墜卻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
象郡鰲溪流八人而奸邪並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相升屢
降璽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行冀垣跋扈之臣
解甲方歸河隴憑凌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
卑實爲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韋皋率
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
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北闕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
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
鎮仍求神奪其聰灑刃拒賓僚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
始西蜀自縱其鳴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隅可據謂重險難
踰負固偷生欲効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
旁詢將興旁罰築室匪眾言之惑負辰惟獨斷之明大眾啟行常
勗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故勸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

鷹揚之將駢脇者盡操關戟蓬頭者皆垂縵胡霧合雲屯目蔽旌旗之影波翻瓦震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劔閣臣等猿攀魚貫恥鑿道以潛行鳥突蛇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闢不束身以就鎖更舉臂以當轅臣乃仗鉞誓詞援桴率眾一麾而鬪心以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鵬之弓洞胸貫髀伏飛擊斬蛟之劔蹀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崩弱豈當強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并晉健兒蹠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旁抄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綿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陣者心皆不固

明文在卷二十四

六

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卻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子之績乃存其劉關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遁漏疏網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當檻送於神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屬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汗者本是良民迫脇者不為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謠被王風而鼓朴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赫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內知惡臣之易亡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睹斯休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擬盪平羣盜露布

王 鑿

天啟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蠢茲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子壽先

知管叔鮮之流言尙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
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
出六奇置赤心於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
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旣勅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
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兔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
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愚罔遺於一得神謨默運
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
目覩膚公殄螻蟻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爲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
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明文在卷二十五目錄

頌

平江漢頌

祀方丘頌

膏露頌

瑞麥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

宋

劉

宋

劉

宋

蘇

濂

基

濂

基

衡

明文在卷二十五目錄

常熟 薛 熙 纂
太倉 顧 湄 訂

頌

平江漢頌

宋 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咏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脩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眾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傾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子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

明文在卷二十五

一

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相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勇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設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王成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西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

於舟中癸亥降其眾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
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
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達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餘
將士資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
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
侵晉而謝玄謝安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
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
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光山河爲之
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錡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
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
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
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旣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
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凶

頑鋒蝟斧蟾輕涉我疆以跳以跟亦旣翦刈僵骸覆江洵齊六軍
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啣翹其蟲臂當
吾車轍皇赫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
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
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颺火奮激旗旄揚揚解艘將將
矛戈洸洸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揚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旣
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黎駁星流火戟虛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
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組命隕弗顛攢桅湊
驅筍束蝟編流口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旣褫扶創而逸聚於湖奧
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
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崩如龍似兔之走而鷹
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顛仆若枯
柳大憇旣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
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侔子受宥

汝弗劉子汝父母汝凍子汝飢子哺昔何昏迷今始徹蒞奏凱而旋騎吹轡搖形於樂飲節以錫饒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內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英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卽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尙傳策書况茲駿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祀方丘頌

劉基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祇於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

明文在卷二十五

三

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欽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於太廟遂居於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二鼓有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濟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水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聖皇惟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於長淮長淮具宗濟於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旣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

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龍舞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
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秦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貉滌
戎莫克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罔不懌懌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於上下既禋於郊又敬於社人
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南踰夏小臣
作詩以繼大雅

膏露頌

宋 濂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苑蒼松之
上皇帝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酥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
布松柯馨烈之氣墜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涵太和天休震動中外
歎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謀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
斯卿等尚明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
下及太室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

不愛道而嘉祥微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
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眾庶驩豫底於枚室神應之臻職此故
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
之尊賢容眾則竹葦受之今露降於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
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損挹
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
氏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
於下靈氛充牴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
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
鳳卿雲聚繡赤鳥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奉嘉禾孕文實皆天之
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覩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
不居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
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
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皇

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灑於榮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推澤潛靈是錫誕啟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迎蒞祿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歆而傾不忭而盈蒞祿之攸寧休慶之卽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於千齡

瑞麥頌

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竝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

明史在卷二十五

五

天意之有在爰舉有眾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狃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洊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忠道據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

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達平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眞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悉出帝衷旣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眞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三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旣齊旣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滃若雲煙望之牛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宋 濂

皇帝旣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讐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眾志以裨治化侯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

明史在卷二十五

六

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卽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侈弁爲良象帶以方候時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莅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旣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旣澄氣憤雲洩循簣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罅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燿燿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篋虛聚千夫之力鉅鎚而登之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寔失其制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

洽神人中利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
巨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
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天之烈大
鏞斯揭元氣噴洩睠於濠梁真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
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
鏞罔敢弗恭乃飭冕氏乃具爐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
如日之升流亟而積入寶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錯輪
圓順軌旣啟其型敢愛斯牲塗費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毫構
懸植交扛孔奭載考載擊宅兮困困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昕
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政通
拓美集祥熏於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攸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
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
於眾是傳是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
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爲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
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
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乎此足一移
我則匪人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二年不
聞問或曰異日有子可無嫁今子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
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爲去留者哉又四年
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後八年里耆列
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爲譽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爲節婦之
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癸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
三文聰懼無以侈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遊屬太史氏弁朱
恪卽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民
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

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爲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歟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爲之頌頌曰

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奔趨非有館鑄自率規矩四維旣張五倫攸敘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詹石室若懸罄母子熒熒相依爲命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開關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薺如蜜慷慨自誓辭與涕俱可以人焉而犬彘如我不卽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何如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嗚哉何言之乖

明文在卷二十五

八

我志可易太山可縻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旣寧謚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綽楔巍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樹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鑿曷圖婦道不虧尙稱聖意臣節殫竭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明文在卷二十五

明文在卷二十六目錄表

代翰林院勸進表

進大明律表

進元史表

進寶錄表

重進大明會典表

進千家姓表

蘇伯衡

宋濂

宋濂

解縉

李東陽

吳沈

明文在卷二十六

常熟 薛熙纂
漢陽 張叔珽訂

表

代翰林院勸進表

蘇伯衡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蓋
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前帝開基甫四載而卽位
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鎬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不稱
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
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皇鉞再麾滄陽遄定僭偽兼收於漢孽
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亭來庭南交廣西隴蜀於疆於理左濠泗右
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俟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
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
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

明文在卷二十六

一

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囊輿圖
載闕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
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
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違詭
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
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
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暴縱其侵凌柔
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致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
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
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砂礫而
後食可餐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
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

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奉讞輒惻然弗寗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砂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眾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煩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月日具官臣等上表

進元史表

宋 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

漢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度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化家爲國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厯之世離析澳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燹幸鼓蠱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疏闊周綱遽至於凌遲風憲皆爲不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眾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

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魯臣趙方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麓臣傅恕臣王綺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啟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翫時而愒日每繼畧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誠難逃疏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末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修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聖人受命啟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之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者皆在於貽謀而繼志述事者敢忘於紀載鋪張極盛之闕休揚屬無窮之偉績歷選前聞之作允爲達孝之規欽惟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於尺土人心嚮服之誠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日照月臨而山川鬼神莫不攸靈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蓋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者不戮一夫元主邁荒而禮遣其嗣四方輻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守帝王心法之言明聖賢道德之統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造化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

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於近古邈然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承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則徽德邁於嬪妃開創功超於胥宇夙聞文定之祥允叶坤元之吉益斯有百男之應鳴鳩均眾子之恩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仲有誕聖之祥而無輔運之德邑姜有輔運之德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邦君式克承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爲國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有也欽惟皇帝陛下合體乾坤重華日月煥帝堯之文章續武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詳發蘭臺起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鈔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修史之詔命

臣景隆忠誠伯臣茹瑞翰林學士臣解縉總裁翰林學士臣王景禮部尙書臣李至剛侍讀臣胡靖臣曾日章臣王灌臣胡儼侍講臣鄒緝臣楊榮臣金幼孜臣楊士奇修撰臣李貫臣吳溥編修臣楊溥臣鄭好義檢討臣王洪博士臣張伯穎臣王汝玉典籍臣沈度臣潘畿待詔臣王延齡給事中臣朱絃吏部郎中臣徐旭禮部郎中臣胡遠戶部主事臣端孝思太常博士臣錢仲益國子博士臣金玉鉉助教臣王達行人臣蔣驥僉事臣知府臣劉辰知州臣鄒濟知縣臣王褒臣楊觀臣梁潛臣趙季通臣沈瑜教諭臣劉宗平臣解榮訓導臣羅思程臣傅貴清晉府伴讀臣蘇伯厚靖江府教授臣張顯儒士臣端禮臣楊孟力臣朱逢吉臣莫士安纂修慎選多士賜宴便蕃卽開館於禁中屢緝閱於機暇以百人之多歷期年之久惟盡校讐之力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之自出必有訓古之文雲霞花卉之生色不勞繪畫之功開王府而見璠瑒惟自慶其希遇仰青天

而瞻象緯又奚罄於名言皆據事而直書不假一辭之贊美但續次以成編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大明太祖神聖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六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景隆等無任瞻天仰聖慚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永樂元年六月十五日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修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進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年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爲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於周官之後經存於孔壁之餘漢橫略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會要始於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於元而彙倫斯數肆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闡基俊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承庥於

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開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陬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可歸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型之尙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邇累朝仰稽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增修於繼世發石室金滕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大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弘治壬戌之秋旣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顯榮華衰之衰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

副在有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爲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父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重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千家姓表

吳沈

臣沈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尙矣三代以後姓氏寢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爲氏者有以王父字爲氏者有以所生之土爲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諡爲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爲氏者有以技以物爲氏者故往往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旣遠族類益繁於是氏爲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

宋元生齒之盛華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於世類皆蒐羅未盡互有詳略識者病之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混一區宇車書萬里薄海內外遐陬僻壤咸沾沐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又非前代之比臣等謹稽諸史牒質之圖籍旁搜博訪類萃成編約爲韻語凡爲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寫呈上極慚膚淺未能悉備萬幾之暇得賜覽觀刊布四方以便初學習讀天下之人有以知聖朝土地廣大人民眾盛恩德深厚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躋仁壽之鄉也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修臣吳沈典籍臣劉仲質臣吳宗伯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明文在卷二十七目錄

牋 啟

封建親王賀東宮牋

上蜀府牋

再上蜀府牋

三上蜀府牋

四上蜀府牋

上蜀府啟

再上蜀府啟

上益藩啟

謝方相公啟

送高制臺回籍啟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啟

高 啟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吳貞啟

駱駿曾

李維楨

黃澹耀

明文在卷二十七

常熟薛熙纂
遼陽郎國楨訂

賤啟

封建親王賀東宮賤

高啟

監國撫軍久繫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頌同姓之封隆典式修輿
情均慶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震長道合乾剛孝奉兩宮每問安
於曉寢友懷諸弟共講學於春坊既膺主鬯之崇復舉分茅之盛
本支懋衍宗社奠安某等忝預台司敢伸賀悃河如帶山如礪永
存萬世之傳日常新月常輪敬上千秋之祝

上蜀府賤

方孝孺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
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
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

明文在卷二十七

一

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為無窮之盛事臣以驚下
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
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疏又乏匡君之術
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
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
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字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
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
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
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
毫甘醑醇醪感親調於匕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薦加
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變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
人之為邦常收久遠之効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
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脈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願臣職
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平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

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再上蜀府牋

方孝孺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卽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較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臺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哀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舉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修而克臻此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眾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恆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眾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

明文在卷二十七

二

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輒臂痛髮落肌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尙幸仁恩垂鑒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矣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卽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三上蜀府牋

方孝孺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効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眾而自視欲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羣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眾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疎野言辭戇迂不顧眾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

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寶啟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
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
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
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
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柏之
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

四上蜀府牋

方孝孺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
作省已兢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
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
爲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
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
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
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
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幘幪之賜友朋攜酒賀子美
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非陶鎔之力共推
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疏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
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
効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上蜀府啟

方孝孺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
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校文因瞻
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効愚忠四月九日忽天
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啟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
迫切本府已與依準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
至倦倦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
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
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觀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眾人之惠者

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眾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修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於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尙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眾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夔倫攸敘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

明史在卷二十七

四

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卽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再上蜀府啟

方孝孺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令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意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採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忤之至

上益藩啟

吳貞啟

伏以脣繞虹樞柱邸濯銀潢之秀系承麟璽桐珪分玉座之華洪緒氤氳貞期肸蠃恭惟殿下英徽早譽茂德潛亨陶冶六虛碧月映冰壺之潤甄維八柱曜靈標銃樹之輝道契從風托靈襟於雒浦祥符捧日暢闡澤於江藩雖韜挹龍章未奉雲臺之對而燁煌

鳳藻時披月窟之華命太乙於詞垣星分藜火召天吳於筆海雲
寫芝英興會霞飛鄴水動朱華之色名流煙浦睢園窺玄扈之圖
士飾膠庠歌楚詩而傳沛易俗均絃誦擬河上而類淹中化變虞
薰亮增堯景某夙承嘉惠獲始願以遊梁猥荷寵靈結清交而宴
魯風塵荏苒阻蘭訊於西園微纒牽纏歧麻源於北闕都人籍籍
盡稱河閒之賢遊客斌斌共訪東平之善頃緣請告得栖息於茂
陵咫尺音微每瞻依乎兔苑重以倦遊多病祗宜林壑之閒加之
紆鬱少悰莫遂池臺之賞

謝方相公啟

駱駝會

伏以三台朗曜鴻名標奕麟圖四海陽回駿惠旁虛烏署考詢適
逢虞典覆露永藉商衡感玉倚之自天慶瓦全之有地恭惟閣下
學本帝師才真王佐髫齡奏對太史書絳殿之雲黑髮公孤上相
捧瑤天之日勤禹揆之率作恩布解推參舜弼之承庸思兼吐握
薪樵路關鄧林葑菲無遺川敷量宏藥籠參苓並蓄某計峴靡樗

明安在卷二十七

五

前溪散綆柏臺侍從虛我豸角之冠藝苑持衡誤領章縫之袖濫
竿風紀承流叨歷五年屈指歲華殿最奚裨六典奏人京房之課
格依崔亮之常幸元宰取短於長材兼棄朽俾謫劣掩功於過勞
敘積薪鸞章燦金石之文二人永賁霞誥耀琳瑯之彩五色相輝
席怙二天薄衡雲而匪厚恩暄十日茹吳斃以猶溫言豈宣心恐
雨震風凌三匝繞枝之未穩鏤惟刻骨期淵涵河潤千瘡百孔之
護持拜紫閣而神馳戀戀金臺夜月望黃扉而極目迢迢越水霜
旌謹束芟芟聊比銜環之震雀用陳縷縷感同報月之隋珠伏願
鉉路勳高皇極特推揆首沙堤蔭遠孤桐永藉爨餘

送高制臺回籍啟

李維楨

伏以月窟風清款塞釋宵衣之警雲山春煖入關誇畫錦之榮樂
奏驪歌禮成燕喜恭惟臺下漢廷尊宿晉水耆英少司馬入秉鴻
樞自昔勳庸久著大中丞出憑熊軾於今德望彌隆身為萬里長
城功致三秦安堵南庭北幕叩驚埃以稱臣左帶西零託象胥而

請吏王錫彤弓盧矢至於再復至於三人疑破斧缺斨知其未
知其二尊羹入夢方逐景以興思藥裏關心遂急流而勇退日月
之明何損煙霞之癖已深既富貴而歸故鄉有同醉白道古今而
譽盛德無愧汗青海鷗下叟已忘機塞馬失翁其受福寧讓山中
宰相不辭地上神仙豈如碧山不負好歸來綠野未荒堪自樂也
某性天不韻才地無奇望大纛高牙更難與賓朋滿座忝連城方
面不能爲父老攀轅揮五紘送鴻歸空自負王孫芳草攜斗酒聽
鶯聲喜公有作伴青春賀監乞歸剡川舉朝出餞司馬既還洛水
聘使詢名明月清風聊裁六一堂中之句雄關紫塞願留五千柱
下之書歸與翩翩未許久淹行李離懷黯黯尙圖少敘班荆當年
與赤松有期子房願從辟穀他日爲蒼生復起安石尋見成功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啟

黃澗耀

伏念某海堦賤士林草鄙生抗高標於媚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
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揚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濂洛關閩

明文在卷二十七

六

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恥爲繪句絺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
武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沈鄉校者廿年因之蹭蹬棘闈者五舉雖
年未臻於強仕人方濫數爲時髦顧名已宿於文場已亦自疑其
晚晚不謂雕蟲末技薦諸冰雪聰明叨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
氣茲蓋恭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冀黃高漢吏之稱燕
許擅玉堂之筆方且五雀六燕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令纖利小材
盡入文章之淵府蕭然猷猷荷此甄收感乃銘心謝宜重爾然而
齋糧千里方嗟趙壹之空囊偕計公車復迫郗詵之獻賦是敢敬
修牋記參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止之誠雖其跡涉踈涼似永
叔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久遠如任安之獨在門闌謹瀝下情以
塵清覽有違此語是負師恩

明文在卷二十八目錄

江南災傷疏
災異條陳疏
議行武舉疏

周用
金士衡
劉大夏

明文在卷二十八

常熟 薛熙纂
長興 臧眉錫訂

疏

江南災傷疏

周用

臣惟國家財賦取給於東南而江南各府出辦莫重於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四府四府之中又莫重於蘇州一府緣蘇州一府所屬止七州縣每年實徵平米二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三十石有零臣原籍蘇州府吳江縣人嘉靖二十二年正月伏蒙聖恩以臣待罪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於濟甯州駐劄管事自本年四月二十日到任以來每聞蘇州等府地方霖雨為災彼時該巡撫都御史喻茂堅見在地方臣與之未會相識乃於本年七月初九日致書南京戶部侍郎先任巡撫夏邦模託問喻茂堅勘處地方災傷事情大略至九月初九日得夏邦模答書云今歲江南多雨禾稼滄沒似

明文在卷二十八

一

為可憂巡撫衙門已經行移所屬待查勘完日奏報臣以災傷勘報處分亦係自來常規至十月初七日巡按蘇松御史周亮因得代回京路由濟甯州臣與相見首詢水災事情周亮備言蘇松災傷重大又言亦嘗因災陳言以悉民間苦楚情狀但地方災傷例該巡撫會同巡按具本纔準覈實比時地方多事彼此偶不相值若巡撫已經連名具奏諒不至有悞地方臣於此後每訪聞通報未見奏奉明旨臣亦以通報文字傳寫詳略不同偶未之見至十二月初四日適蘇州府太倉州知州馮汝弼吳江縣知縣朱舜民嘉定縣知縣張重皆因朝覲路出濟甯州與臣相見各稱州縣地方水災即今已是開倉徵收稅糧之時未得明文減免分數小民實無出辦將來殊為可憂臣據以上所聞不覺驚駭臣本田家祖父世習農業上供國賦其於本地民生疾苦亦略知之臣聞今年蘇松地方自四月至於八月其初旱暵穀種不得入土甫及栽蒔霖雨經旬江湖泛溢吐洩不及遠近圍田俄成巨浸此時小民

各計費過畊種工本猶望薄收養活不肯棄捨闔家男婦老幼相
率踏車救水晝被烈日灼體暮與蚊蝨爭命加以青黃不接時月
雜食豆查麥皮日夜不得休息幸而水勢略退又值風潮間作排
決堤岸一壞無餘且壞且救且救且壞露地呼號輾轉離散除全
圍殍沒外其餘幸存十之二三苗者不得秀秀者不得實每畝所
得大率不過二三斗又皆秕黑不成米粒口食不給將何辦官目
今不得減免有司不過督責糧長里長承認賠贖各人家產能得
幾何又況蘇松等府近該戶部郎中鄭質夫清查歷年逋欠解過
銀一百幾十萬兩百姓困敝至此已極又何以支吾前項錢糧二
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之數筆楚逼迫亦不過相繼逃亡而已夫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不堪命何所不爲靜言思之實可危懼又常
年地方災傷實賴撫按官查勘依例奏報次則府州縣正官隨宜
賑給少延民命以安人心今巡撫都御史喻茂堅已改南京大理
寺卿專俟交代新改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亦以交代未得到任接

管巡按御史楊時泰雖在地方已非奏報災傷時月其餘蘇州等
府州縣知府等正官王廷等皆因朝覲離任外州縣在任多係佐
貳官員止是受成催徵彼見災傷之年方以愆期爲懼以取足爲
能更無力量敢爲寬假下此一等又只憑信在官吏書人役專恃
敲朴以濟其私誰復顧情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愛養黎元無所
不至真猶慈父母之於子至於京城內外軍民憫其疾病則徧給
藥劑卹其飢寒則均給衣食則自輦轂以至薄海孰非赤子況東
南蘇松地方種田辦糧農夫比之他處勞苦不啻什倍以此種種
民瘼殆有所不忍言天門九重何由上達臣敢冒萬死輒以上聞
乞敕該部備查前項災傷奏報若以未經覈實於例有礙則巡按
御史周亮蘇州等府州縣知府等官王廷等各因復命朝覲俱集
京師臣又聞前項災傷曾經該府覆勘若加次第延訪當盡得其
情狀比之文移覈實更爲親切可信卽與從長計處具由上請量
爲蠲免再行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作急赴任另查別項錢糧以補

減免之外起運之數或加免折銀以蘇賠賊傷殘人戶仍於災傷尤甚地方遵照永樂年閒特定蘇松等府水滄去處給米事例均爲賑濟又仍乞不得但於存留數內號稱減免分數務俾民蒙實惠則東南凶年飢歲幸解百姓倒懸之苦祖宗深仁厚澤益隆萬世不拔之基臣不勝懇願隕越之至

災異條陳疏

金士衡

奏爲災異一時疊見國事萬分可虞懇乞聖明亟修實政以杜亂萌以保泰運事臣惟自昔帝王乘乾撫運皆受命於天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命曰天命討曰天討舉人君之所有無不系之天者然則天人感應之際所當敬畏而不可玩褻也明矣昔董仲舒對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其理有固然機有先兆若響之應聲影之隨形非牽合附會焉者竊觀今歲以來災沴變異不一而足頃接邸報見甘肅巡撫周盤疏稱該鎮本年六月十二日地震異常搖倒

明史在卷二十八

三

牆垣墩塚官民房屋甚多壓死監生軍民人等甚眾火光一塊大如車輪落地後黑風隨發天鳴地裂川竭山崩旬日之間尙未止息臣讀之不勝駭愕嗟嗟何天心震怒地道失常一至於此先是湖廣以風雷冰雹告順天以陰霾颶風白晝晦冥告四川以星變告遼東以天鼓地震告石門以雷火告豐潤以地陷告山東以一身兩頭之牛妖告山西以竝頭兩身之人妖告八閩西江以地方水患告舉極重極大之災至怪至異之事畢集一時皇上以爲此治徵乎亂徵乎明知其必爲亂徵而不爲治徵猶然泄泄從事是以天下爲戲也夫祖宗櫛風沐雨百戰以有天下創業甚艱奈何屑越若此憶昔嘉靖庚戌小醜犯順直薄都城彼時國勢正強民心甚固而變起不虞一時倉皇急迫之狀至今談之令人色變明歲又當庚戌之期矣鑒前警後安可不慮況今國計空虛人心攜貳較前庚戌景象相去甚遠倘一旦有事何以佐軍興何以戢禍亂變患叵測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皇上靜攝日久忠讜厭聞日夕

營營汲汲惟儲黃白以自娛多積倉廩以自固而不問國家之理亂民生之安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曾無變計中外咸切杞憂昨狡寇蠢動此訃彼挾邊軍乏餉朝泣暮號而大內之積如邱山朽蠹相仍涓滴不漏邊人有不睥睨垂涎者乎阿堵充斥玉食豐盈皇上視之甚樂而臣愚視之則甚危也昔唐德宗墮林大盈盈不富厚然而無濟緩急適爲盜資覆轍當前昭然炯戒我皇上神明天縱其於聚散出入利害禍福之機洞若觀火曷不捐無用爲有用乘茲萬方嵩祝之後嘉與更始亟下明詔出糧餉數百萬分給九邊軍士以濟然肩俾荷戈枕戟之夫藉有宿飽感恩圖報之眾戮力疆圉卽有寇氛無足慮者若夫權稅之役原出權宜不係常賦年來稅使縱橫多方吮吸百姓膏血已枯皮毛俱盡閭閻歛歛之間蕭條困苦小民多黎藿不飽短褐不完離散四方自經溝瀆者言之痛心酸鼻當此時而復加朘削譬猶疋羸垂絕之夫責之肩重任而歷千里其能乎哉謂宜亟罷稅務撤回稅使信停止之

恩綸解倒懸之疾苦庶幾保全子遺拱衛王室續如綫之脈息消意外之可虞自非然者財盡不勝求民窮不加恤懸厚積以爲之招梏士腹以速之變設敵眾乘虛內犯豕突狼奔攻圍劫掠抑或敵蓄異念所志不在金錢而在不測中外離心兵食俱詘招之不來策之不應土崩瓦解轉盼大事去矣及此時而悔之何益哉臣謂收拾人心維持國勢惟在今日而止稅發帑則目前收拾維持第一義也時乎不可復失亦願皇上自爲社稷計而已至於青宮講學尤屬國家萬年根本至計前者曠廢多時關繫匪細亟應修舉以光盛典與夫一切用人行政振刷疏通頃刻難緩毋狃於積習沈於貨利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而貽噬臍之悔也臣目擊艱危甚於焚溺披瀝血誠不識忌諱惟聖明留神採納焉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跡弛之

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閩閩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麤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閒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疏賤黥布雜於輿臺衛

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閒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豫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旣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

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愼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又何假拊髀而歎思借材於異代也哉

